

抗戰前夕京華繁夢

關文蔚

女扮男裝戲劇人生之九

南京歡慶名角登台

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首都南京，因委員長 蔣公自西安脫險平安返京、全國慶幸，南京市內大小戲院七家，小戲院筆者不記得戲院名稱，僅記得有一明星戲院，是厲家班的小孩在那演唱，因他們成立不久，只有班主厲顏芝的子女，如厲慧良演老生、厲慧敏演青衣、慧斌演大花臉、張慧鳴才學戲、秦慧芬尙未學戲。何以知道有個厲家班呢？因厲顏芝老板常託人，向筆者借行頭，故而記得。其他小戲院的名稱就不清楚了。

大戲院有三個，一即是我演出之南京大戲院、二是中央大戲院，由雷喜福、林樹森二位合作，他們藝術高超，南北愛好國劇者均知，但就是生意不好，每日僅有四、五成座兒，這不是藝術，而是運不佳。

我演出第一天起每日客滿，無論唱何種戲，如唱工多的「四郎探母」，或做工多的戲「青風亭」「四進士」，得到的評論，都說我比某某強

，我覺得不是我比某人強。而是某人成名早，難免有些小地方不肯賣力。花錢買票，當然希望角兒們賣力，才够的上這張票價。筆者是正當力爭上游之時，每一小地方也不肯放鬆，別人說我混身是戲，難怪觀眾覺得我對得起他們的那張票錢，觀眾對我唱戲有了興趣，也就對我演的派別加以討論了。因這次演出是出於戲院的意見，以譚派鬚生泰斗稱我，因彼時首都曾有欺家報紙。爲了我的派別問題爭論了半年，有人說我是馬派，也有說我是譚派，報紙上會打筆墨官司，我懶於作答，故此後豎立了獨樹一幟的招牌，而且不盲從，盡量改正劇詞中的錯誤。後來曾有人未經同意替我宣傳，說我是馬派權威，也有人背後叫我女馬連良者，當我聽了這些謬讚，真有點毛骨悚然，立即加以否認，因每個人天賦不同，後天的尙可以學得像，這先天性的，卻是無法企及。

另外一家大戲院、大華戲院把梅蘭芳接來，梅蘭芳帶着奚嘯伯及團體配角到達南京，在大華演唱，梅是以自身演且角兒爲主，大部份配角全是北平帶來的名角，每日客滿，作者以自身演鬚生爲主，戲院老板的女兒王熙春的二牌，她會的青衣戲並不多，配角完全是南方請來的名角。梅的票價比我高，但我的票出現黑市價高出梅的票價許多，而且每日下午四點已將全部戲票賣完，將鐵門拉上，並在戲院門前掛出「今日客滿，明日請早」之木牌。

往昔在北平演出，偶然間也有不約而同之對台演出，彼此的賣座多少會有影響，我覺得這次是奇跡，未受到梅的絲毫影響，反而成了梅之強敵。這件事梅蘭芳萬也沒想到，說起來我那時仍是個大小孩子，我是民國三年八月中秋日出卯時降生，十足年齡尙不滿二十三歲。

王熙春母女的情誼

王熙春也是十幾歲尙不足廿歲，她生的非常可愛，臉色又白，斯文儒雅，活潑可人，她有一雅號「小鳥」，天資甚佳，父母愛如掌珠，聘名師學戲。會戲不多，隨學隨唱，她同我演過許多戲，如「蘇武牧羊」之胡阿雲，全部「青風亭」

中之周桂英，「四進士」中的楊素真等等，她演出來的戲我均滿意。熙春的母親，我稱她阿姨，生得很好看又白又胖，不高也不矮，很大方，許多事全迎合我的心理，處處關照，待我甚佳。

有一次因臘月天，氣候寒冷，普通一般中上級的家庭婦女們洗澡，全是到澡堂子去洗，內裏很舒適，每人一間室浴室外尚有一起坐間，設有化妝台、躺椅茶水等，也可在裏面叫點心去吃。這一天王阿姨請我去洗澡，一個是她外甥女蔡國賓，另一個是她的愛女王熙春，這位阿姨在前面走，熙春、國賓居中，我在最後，當我跟進這家安樂池澡堂子大門時，即被澡堂子的女服務人員攔住，那人一面用手推我出去，一面用上海口音說：「篤少爺，儂請到樓波。」（大少爺，您請到樓上。）

此時我也看見牆上有個牌子，上面寫着「女賓部、男士請上樓」。因那人見我是男裝打扮，我頭戴銅盆式呢帽、長袍、水獺領之皮大衣，以為我是個男人。故而要將我推出，而我僞裝不知，定要往裏走，此時其他女賓驚叫起來亂躲，熙春的母親笑著往外跑出來說道「你讓他進來吧！」，經這位阿姨如此一說，其餘人等已然明白了，作者是個假男人。禁不住大家全笑起來了，熙春的母親又接着說：「你們怎麼連她也不認得。」，那些人的眼光，把我當成奇特人看待，追問熙春「他是誰呀？」熙春說「她就是大名鼎鼎的郝文蔚嗎？」這些女賓裏面也有幾個看過我在台上唱戲，但是沒見過我本人真面目，她們感覺台上、台下不像一個人、有點奇怪。這個笑話第二天報紙就登出來一段「昨日下午有位美男子跑到

安樂池澡堂，女賓部去洗澡，服務人員不敢攔阻，竟然讓這人進內去洗澡，你道此人是誰？原來就是鬚生泰斗郝文蔚。」

記者隨筆律師吃醋

第一次我在南京這段期間，覺得行動頗不自由，因那些記者先生們，時刻注意着我，只要我到那裏去，第二天定有報紙新聞登出來。

有一天好友徐新月女士同作者到玄武湖去玩，第二天的報紙即登出略以如下的文字。「玄武湖岸旁，大樹之下，有一青年男子，正同名大律師王龍先生的夫人，徐新月女士坐在石凳之上談情說愛，當記者走到近處一看，原來那位年輕的美男子乃是鬚生泰斗郝文蔚。」，這數十個字刊出不大緊要，差一點害得他夫妻離了婚，因為王龍是南京有名的大律師，專門研究字眼兒的漏洞，他夫婦均是我的好友，他們常以開玩笑的語調說，「文蔚呀，如果你是個男的很可能她要嫁給了你。」他們雖然時常這樣講，但是這天王龍看見報紙上面的文字，他却非常生氣，如果不曉得我的人，在這篇文字裏確看不出郝文蔚是個女的，被別人誤會是自己的妻子跟別的男人談情說愛，他夫妻爲了此事吵了起來，徐新月以爲任何人都知道郝文蔚是個女的。而王龍拿着那張報紙，往她面前擄去，一不小心摔在新月的臉上，口中說：「你看這張報紙上那一點寫着她是我女的。」徐新月因報紙砸在臉上，就認爲丈夫是打她啦。非要離婚不可，她真有點小題大做，哭哭啼啼的拿了手提箱，去火車站買票，要回娘家去了。王

律師見事不妙，即打電話找我快去幫忙勸解，我當然刻不容緩的趕到車站，見她已然買好車票準備要上車了，我一把拉住好不容易才把她拉下來勸解，這個時候王律師也趕來了，最後由我請客吃飯，王龍付鈔，他二人和好如初。

途遇火警險些誤場

我這位好友徐新月女士，簡直就好像是離不開我了，她到任何地方去都要拉着我。有時候她先生王律師到法院出庭，她也會很早跑到我臥室來拉我去法院旁聽，有時也會被新聞界人拍了照片。我最怕她早晨來，因爲我每日唱完戲，吃完宵夜還要寫大字，且將一碗墨汁寫完爲止。每夜寫好幾張「玉版宣」紙，這是我去唱戲時佣人李媽，在住所作研墨的工作，規定她每晚研墨一小碗，我必須將墨水寫完才睡呢，地上鋪滿了對聯，當我上床時已然深夜三、四點了。

因爲我有位教書法的老師林叢可，他老人家在南京市政府任職，每天他下班後要來指教我。寫的並不怎樣好，可是還有許多人請我寫呢，這大概是因爲我會唱戲的關係吧，否則別人就不會求我寫對聯了。

新月來找我並非事先約好，總是突然跑來擾我，最怕她拉我去吃早點，同她發脾氣也沒用，只有捏着鼻子跟她去，不然她絕不罷休。

有一次被她害的我差點心都從嘴裏吐出來了，事情是這樣的，王熙春的父親王錦榮，是南京大戲院的老板，精明能幹，派有戲探子，在梅蘭芳劇團內得來的消息，因感覺我是梅的強敵，預

備推出小本戲，「西施」來抗我，王老板恐怕我被梅打敗，又添了一位高百歲先生來，高是麒麟童的徒弟，這樣一來有時候我可以輕鬆一下，否則每天要唱大戲，我怕把我累壞了，他們待我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樣，非常的照顧，條件講好是雙頭牌，戲報（戲目）兩面印，一面有高百歲及其他人等，而沒有郝文蔚。另一面則有郝文蔚及其他人等，而無有高百歲。我二人誰的戲大，誰就在後面唱，觀眾看戲單是看不出來誰先、誰後，如合演一齣戲則以出場秩序列人名。

記得有一天戲報上印著第一齣戲是「界牌關」，第二齣是旦角謝文琴的「女起解」，第三是郝文蔚的「搜孤救孤」。另一面印的第一及第二齣戲照樣，而第三齣換印着高百歲的「四進士」，如果經常看戲者，是知道這一天是郝唱倒第二，因為「四進士」戲大時間長，應該高是大軸兒。因「搜孤」不帶定計，僅由公堂起，法場完不過半小時，應唱倒第二較為合適。

這天我被徐新月拉去看電影，算好了時間，看完電影再到後台扮戲決無問題，一定來得及，未料到看完了回來的路途上，遇見火警，那條街道不准通行，必須繞道而行，這樣一來遲到後台十分鐘。後台管事的見「女起解」上場，尚未見我下後台（未到後台），誠恐我誤場，故通知高百歲的「四進士」先唱，觀眾並不清楚誰應先演，反正戲單上是兩面印的，郝、高誰先誰後唱，這是內部的事。

倒換戲碼胆戰心驚

當「四進士」中的角色全扮好戲啦，只待「起解」一完就出場啦。當我跳下車來，只見周示範站在戲院門口，急的直跺腳，嘴裏叫着「爺爺，您上那兒去啦！誤啦。」，我當時無言以對，深知他的心情，因我來南京是周先生親自由河南把我接來的，我的榮辱他也非常關切，其實我化裝非常快，我到時如果快點扮戲，再緩緩鑼鼓也來的及，只是「四進士」的角兒已然全扮好啦，且已決定後唱「搜孤」了只好靜等「四進士」演完再上吧！

可是我坐在後台靜等三個多小時實在不好受，起初僅僅覺得很無聊，並未想到其他。悶坐化裝室內而外面有人講話，且聽得很清楚，有的人說「郝文蔚（南方讀尉音）在南京，可是紅的發紫，真紅、假紅，要看今天的啦。」他們在外面講，我在裏面聽，因僅一板之隔，每一個字聽得清清楚楚，當時經他們一說，我深恨自己不該看那場電影，萬一天時間過晚，倘若我的戲「搜孤」一上場，觀眾如有走的，那豈不是我自尋其辱嗎？更有人為我耽心，也有人斷定「四進士」一定必然起堂（全走啦），他們是替我惋惜往日的榮譽，起先我沒想到這樣嚴重，因我太過有自信心了。經他們這些人，你一言他一語的而提醒了我恐懼之心。

此時簡直我的心快要裂開了，也不能攔住他人不要再說啦，又不能要求我這齣戲不唱啦，更不能要求別人「馬前」（縮短）快唱，決不能把戲院大鐵門關上不讓觀眾走，都不能，只有硬着頭皮等三個來鐘點，真像一刀一刀的削我的心一

般，我任何方法也沒有了，只有沉着、寧靜、硬等吧。不過心中有個打算，如果今天起了堂，即準備下台後就辭班走路，雖然胸有成竹，仍然不敢看那掛在牆上的鐘，愈是希望前台的戲快點完，反而覺得今天他們是有意「馬後」（拉長），其實這完全是我心理作用。好不容易快到十二點啦，前場的「四進士」總算唱完啦，當換我的大幕的時候，必需拉閉前幕之外幕，而後方可換上作者的絲絨大幕，這時台下觀眾見時間太晚啦，以為我這齣「搜孤」不唱啦，吵着要退票，後台管事的即向觀眾聲明「馬上就演，請不要吵。」就在這個時候，我的「守舊」（門簾、台帳）圍桌、椅披全換上了，台下觀眾就好像是鬆了一口氣，票錢沒白花，「郝文蔚可出來啦。」且以最熱烈的掌聲、歡迎這齣戲的出場，一開始又變成鴉鵲無聲。

當我出場一亮相，熱烈掌聲又起，接着又是鴉鵲無聲，而我的心簡直快要吐出來啦，誠恐那觀眾有走的，當走至台上一看，使我感動的決非筆墨可以形容，一個觀眾也未動，真不知應如何報答那些忠實的觀眾。他們好像是每一位都替我耽心，因天時太晚啦，也怕有人沒看完先走，對有所打擊。

得此教訓畢生難忘

當我演了之後，有許多觀眾跑上台來，拉我手說「一個也沒走，一個走的也沒有。」，我是多麼感激他們給我的榮譽及安慰。那些班底先生們，及文管事的人們也來向我說道「你真了不起

。也有些人伸出兩個大拇指來向我道賀，說「恭賀你又打了一次勝仗。」當時我的眼淚都流出來了。心裏有說不出來的滋味，那些向我道賀者也就是在化裝室外面說「郝文蔚在南京紅的發紫，真紅假紅就要看今天啦。」這些人如果開始不說以上這些話，我當時因自信心很強，根本就沒想到時間晚有起堂的可能性，糊里糊塗的照往日一樣的唱下來，也就沒有這場虛驚，事情也就平安的過去了，當時心裏未免有些恨他們，先前不要說那些話，我就不必急成那個樣兒啦。這一段往事永生不會忘他們的善意。同時第三天各報紙的評論，我二人的「四進士」，譬於聽高百歲的戲，如同大喇叭，郝文蔚則如同笙管笛簫之感。自此都是給了我一個良好教訓，唱戲日子絕不敢先作其他，必定早到後台，以免發生意外料想不到的事，也免得別人替我就心。

徐新月夫婦請我們大家吃宵夜。以為慶祝我又一次的勝利，次日買了蠟燭，蒞油在祖師爺前上香，且向高百歲先生客套了一番，這也是應有的禮貌。

作者有了以上在驚險中得來之特殊榮譽，更使得各界人士，大捧特捧，並未把我捧的暈頭轉向，幸而我之方針不亂，更加努力，因我當年應聘至南京唱戲時，據說馬連良才走不久，沒人敢去接棒，我這不知利害者毫無忌憚，照樣畫葫蘆，他唱過的戲我全唱，因我二人均出自蔡榮貴老師所授，除先天性的我無法學到，後天性盡可能吸收他人之長，補我之短，曾有許多觀眾認為我某些做工方面比馬連良強，某些比其強而有力，

全神貫注，一氣呵成，尤以「四進士」「青風亭」這一類的戲，確有不同之處，我覺得這些讚美都是觀眾對我有著偏愛，或者是因感情作用而有此讚譽，他們越是如此而我更不敢有絲毫鬆懈，為了使觀眾滿意，累死我也無妨，絕對在台上照劇情發展，拼命盡力而為，必須作到我就是劇中人，每一齣戲演出來有不同的格調，因劇中人之處境不同，人品不同，遭遇不一，在平時未演出即須研究始能絲絲入扣。總而言之必須對得起觀眾那張票價。

我不但唱戲不鬆懈，作公務員即將三十年了，從未吊兒郎當，絕不老油條，因自知能力不佳，只有以勤補拙，敬業樂羣，在鐵路局運務處辦理文稿事項及審核工作，因主管領導有方，僥幸曾獲得十四次傳令嘉獎，及模範婦女榮銜。

抗梅蘭芳再借東風

據經常看戲的觀眾講，如看馬連良的戲，初時尚肯賣力，當接連得到掌聲之後，他即鬆懈不再賣力了。有人說最好首先少叫好，他就可以多賣點力，觀眾的要求是上台最好不要鬆懈，而且貫徹始終。本人最喜愛看馬連良之摺子戲，身上很帥，釐灑，他穿的行頭也很好看，我的行頭更為出色，所以厲家班的老板厲顏芝常向我借行頭作樣子，因那時厲家班成立不久，行頭不多，故而向我來借，他們在較小的戲院演唱，生意並不好，票價很低，梅蘭芳在大華戲院每日也是客滿，而且有一天為了買不到票，觀眾們把窗口玻璃打破一塊。

有一次王熙春的父親，王錦榮得到消息，某日梅蘭芳要唱「太真外傳」，他說我們得派硬點戲才行，我的生意不能被梅壓下去，王老板的意思，要我重演「羣英會，借東風」，還帶華容道，我覺得還有很多戲可以唱，不想重演，王老板見我堅決不肯重演，唯有託人以情面相商，他竟然把南京最有聲望之穆老太，以及張如山老夫子夫婦，還有其他許多位三教九流，有地位的人士找來，且席設九桌，這許多人全希望我再度演出「借東風」，在這種情況下我只好應允重演，這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神商各界點演了。

當作成決定宣佈，戲票即被訂光，後曾有人以高價購買黑市票，起先以五元、八元，竟然有十元一張戲票，後來變成再多也沒人出讓了，這真是我個人從未有過的盛況。

在這種情況之下，至今我懷疑是否當時有了些驕傲心理呢？因農曆年前唱罷封箱戲，休息兩天，年初一就開始唱戲了，戲班有一不成文的規定，年初一第一場戲（白天戲）所有的收入均歸老板，每一個角兒，及其他人等全是不拿錢白唱。當然我也不例外，由老板每人送一個紅包，不論多寡均很高興的收下，這個名稱「喜份兒」，有人將這喜份供在神前，也有把喜份放在箱底不用，這叫作壓箱底錢，照理我應該在新年中抽空到同行中走動走動，不熟的地方我那也不去，大概是雷喜福先生覺得我並未去看他吧，即託人帶個名片問候我，當時就想抽空去看他們，當時又被徐新月拉去以後把這件事給忘啦，始終未去看他，常聽人說雷先生背後總說我很好，他很喜

歡我，後來也有人認為我是他的學生，其實不然，我只是他師弟的學生，也是他的老師蔡榮貴的學生，關係是有，是沒有人正式介紹。至今這件事常自責當時是否有驕傲心理，而未去拜望他呢？總而言之每當想起此事深恨失禮。

蕪湖演出仍然賣座

在此期間有上海高亭唱片公司，曾託王龍律師請我灌片，正在洽談條件時，也就是南京戲院期滿前，接受蕪湖大戲院之聘，灌片的事因條件尚未談妥，只好先應聘前往。那是因我初到南京不久，蕪湖戲院即派人預約，期滿前再度派人到南京，雙方簽好合約，並請了傍角兒花臉李克昌，他是天津名票下海，藝術甚佳。小花臉是位號稱「南方蕭長華」的老伶工王文祥。

與戲院方面簽了兩個月合約，張家義父母在江南各地頗有聲望，人事關係確實很強，義母希望我仍舊一帆風順，故而也隨同前往，拜會蕪湖當地的士紳，當天是由戲院老板請吃下馬宴（接風），次日由宋老太爺請客，這是因義母張七奶奶的關係，並介紹了好幾位鄉紳父老，各人均定製禮物贈送給我。

民國廿六年這段期間我的運氣太好了，在南京首先贏了雷喜福及林樹森二位，再與梅蘭芳對台演出又打了兩個月勝仗，到達蕪湖又是紅的發紫，我自己都有點莫明其妙，為什麼這樣的紅，不論唱大戲或者是小戲，全是客滿。

這家戲院名「蕪湖大戲院」，該院原來是位南方坤角黃豔琴為主，她是名伶黃桂秋之高足，

當我到達後黃女士退讓為次，她心有不甘，擬與作者分庭抗禮，惜尚差一截，她無法如願，徒呼負負。

某日我演「一捧雪」及「審頭刺湯」，我飾演前莫成後陸丙、黃節雪豔，她在台上故意搗亂，應哭的地方她不哭，該有表情的她木然而立。自此我不敢令她同我配戲，專演用花臉、小花臉、小生配的，或單挑戲，就是劇中有個且角，也不過是三言五語的，以工路且角配即可，如此一來彼更無可奈何。

該戲院後台文管事王蘭卿，是黃女之姐夫，安排戲碼配角等事項。故在職責內可助黃一臂之力。他們即展開以眾壓寡的方式來攻，譬如前面排演全部大本戲，用角兒多之戲碼，後面派我單挑小戲，前面他們演全部「包公打鬻鴛」，後面由我演「洪羊洞」，有時前面演全部「趙五娘」，後面派我唱「搜孤」，總而言之，不論唱什麼小戲，也沒有抽籤的現象，觀眾總是看到了纔肯離去。如果貼安大戲，戲票前一天就賣光了，就是下大雪的天也擋不住觀眾。

就在這種盛況之下由徐新月女士之介紹，被蔡冰梅夫婦收為義女，蔡先生有二位夫人均待余甚佳，疼愛備至，蔡公是蕪湖的首富，擁有房產甚多，及一規模宏偉之「大慶烟草公司」，為了豪邁，忠於國家，愛護鄉里，如有捐獻勞軍等事項決不後人。

北行前往蚌埠徐州

我在蕪湖演出兩日之久，即應聘於蚌埠之「

蚌埠大戲院」，該地是水旱碼頭，頗為繁榮，但戲院設備十分簡破，生意奇佳，奈地方人士份子複雜，為了戲票難買，時常發出打架鬥毆事件。且有一次因軍人買不到戲票，險些將手榴彈丟到戲院內，幸而張家義父有位好友陳士賢，我稱他為叔父，係當地憲兵營長，（後任國大代表來到台灣），加派憲兵保護，幸未發生事端。

蚌埠期滿即應徐州之聘，張家義母仍跟隨前往，她老人家何以捨得丟下家庭及事業，而跟我到處跑呢，第一是這個地方也有她的人事關係，對我也有所照顧，第二是她自己沒有親生的女兒，雖然我義父前妻生有子女，但感情並不十分親熱，再加上這些地方她沒有去過，跟我去玩，所有費用均由戲院老板招待，我所擔負無幾。

徐州地方不大，來徐僅帶着大花臉、小花臉，文武場等傍角兒及他們的眷屬，有時候率領這些人們到處遊玩，不過徐州玩的去處很少，僅記得古三國時代名醫，也就是被曹操所殺的神醫華佗之墓，在此郊區。

在徐州演唱情形並不突出，期滿後山東臨沂派人接洽、談妥條件，因那裏離南京較遠，不忍讓她老人家跟着跑去受累，先徵求她之同意，購票送上車一切安排妥當，我才往山東。打出電報請義父派人至下關去接義母，接得義母平安到達南京之電報，然後我率團前往臨沂演戲。

初為人師收了徒弟

這個地方也不大，戲院子設備不如理想，我的「守舊」（舞台大幕）在那個戲台上都無法容

納，心中很後悔不該來這個地方唱，地方不大聽戲的人還不少，當地聽眾崇拜我的大有人在，其中有位孟姓人家，有一愛女乳名小寶，年方十二其母曾託出許多人來向我要求，要將其女拜我為師，期約十年學成京戲，天曉得每天唱戲那有時間來教人呢？本來不肯收徒弟，實在情不可却而事實，這是我第一次收徒弟，初為人師的我很不習慣人家叫我師父或老師，故而令這小女孩稱我為小爸爸，她的家長與我之間立有開書（合約）

這張合約的封面寫着「梨園開書」四個毛筆字，是以紅紙摺型，內中寫着立開書人孟某今願將小女（這兩個字歪於右邊寫）名孟小寶，年方一十二歲，山東臨沂籍貫，拜在郝文蔚先生門下為徒，年滿二十二歲為期滿，許孟某領回。凡在受業期內所有衣食住行一切費用按藝進學皆由師方負責，若遇不幸天實病禍失足落水、或走失逃亡雙方尋找，無故不准私自回家，倘有中途廢約情事須按每日一元賠償衣食費用（那個時期物價並無起落）及一切損失付給師方，以上均經雙方同意，恐口無憑立據加證。下面寫著立字人某某，介紹人某某中保人，代筆人等等及年月日。最後面還寫着四個大字「藝術之光」眾人劃個十字。

手續完畢上看，我先向祖師爺叩頭，然後徒弟也向祖師叩首，再向我磕頭，接着就是鞭炮之聲大作，眾人賀喜聲中家長送過四色禮物，酒席開了兩桌，大禮已成自此而後我即多出一個小伙伴，也多了一份開支，這個小孩子來到我處，感覺十分親熱，無絲毫想家之意念，且品性甚佳智

慧不高。

地震慧星七七事變

這裏的觀衆好像是沒有看比作者更好的角兒，在他們的眼光裏我駕臨該地演唱，實在是委屈了我，而他們是難得的機會，故而生意很不錯，但好景不常，有一天夜裏突然覺得如在海洋中遇見風浪一般，將我從夢中驚醒，聽見門窗亂搖，床舖也是搖擺不定，嚇得我急忙往院中跑，眼見院中的那棵大樹，東倒西歪，這一夜沒敢進屋睡覺，次日即就聽說這次地震太大啦，近處有一曹城之城牆被震倒了四分之一。地裂冒出黑水，一連地震了好幾天，戲也不能唱啦，夜晚又不敢在房中睡覺。

教老媽子（女傭）將床抬到院中央，大家圍坐床上閒談近日間發生一件怪事，左近不遠之處有一山後，近數日來有許多蜜蜂，同烏鴉打仗，結果是烏鴉被蜜蜂打敗，雙方死亡無法統計，衆人正在談論此一怪事時，突見天空有一巨星，以肉眼看去約有五六尺長，極亮且有一長尾，從頭上而過。

次日即是七七事變發生，通往北平的火車已中斷，聞此巨變人人憤恨，擦拳磨掌準備一戰，余歸路交通已斷，不知何去何從，有意去從軍報國，又有這些倖角兒人等及眷屬應如何處理？正在為難之時，南京的張家義父母打來電報，令我速返南京免受刀兵之苦。作者即召集從人開會，徵求大家的意見，願從者一同返回南京，不願者發給遣散費一個月，結果僅有二名男女僕人，因

這二人已發生不正常的愛情，男傭就是跟我多年的二孔，女的是李媽，他二人誠恐被人指摘，故不肯從行，其餘文武場及倖角眷屬等均願相隨。

當我們一行人等到達南京車站，即有中央大戲院經理段元昌到車站來接，段先生是在張家得到我回南京的消息而來，先到達義父家中稍微休息，義母告訴我段先生已在自家店都益處定了酒席，替我接風。

我問為何請我吃飯？義母笑着說「他是個老狐狸精，當然他是想要你替他唱戲。」其實義母不說我也猜的出來，為什麼請吃飯，這頓飯是最好消化的，吃了就得應允替他唱，因時局不好生意也難如理想，而且各機關紛紛往大後方遷移，人心緊張，誰還有心去看戲，我實不想接受他的請求。但義母說段先生是義父的好友，情面難却，他二位老人在旁勸導，爲了維持大眾生意起見，只好接受其請，條件談妥而不簽約，以君子協定看情形行事。

結果僅演了十八天的日戲，因電力公司將重要機器運往大後方以作長久之計，故供電量大為減少，夜間無照明設備，無法上演，僅能演出日戲，同時如有敵機來臨，即放空襲警報一響，立刻停演，因當時並無防空設備，不論是演戲者，或是聽衆，只聽警報響在就近處靜待警報解除後再演，或各自回家，人民一點防空常識也沒有，有時候看見我們空軍英雄，打下日本飛機時，老百姓們不約而同的歡呼鼓掌，不僅不害怕覺得空戰時極爲好看，當夜間空戰，雙方的機關槍發出來的子彈，如同一串串的小燈一般，只要地面

上的探照燈，照着有大陽型日本國徽的飛機，即被我們之飛將軍打下來，人們站在陽台上歡呼鼓掌，因當時並未想到槍子可能落在我們的頭上，那是十分危險的。

轟炸慘烈離京西行

有一天早晨我那位擋手（經理）寇永福先生急忙來說轟炸慘事，勸我趕快離京。他在民國十幾年間是給章過雲女士包頭的（化裝）時常到我家陪我父親打小麻將玩，寇先生排行第六，我稱他為六大爺，當年我父親別無他好，只愛打個小牌玩，如果沒有人手時，他就拿出三份賭資來叫任何人陪他玩，別人了贏拿着走，輸了錢也等於白玩，這位寇先生就是常陪我父打麻將的人。他之本行是給人扮戲化裝，後來改了行不給人化裝啦，因為他這種行業，在梨園界人稱為「梳頭桌師父」是專門替旦角拍粉抹彩，貼片子，梳大頭等等事項，穿行的事他不管，只要是旦角頭上的事就歸他負責，因他不喜歡這個「梳頭桌師父」的名稱，故而改為經理科，梨園行謂擋手，電影界稱為經理，後來他就給我當擋手，他為人甚佳，公正無私，故而我所有一切財務及接洽事項，簽約等均由其負責，他無不良嗜好，不吸煙不喝酒，喜愛下棋，手中總是拿着一對核桃在手中轉來轉去的，他每日起床甚早，因昨天夜間日本飛機大轟炸南京，寇先生關心情勢，故一早就出去查看情形，當他回來時他的臉部表情非常緊張。他說道「哎呀，昨天八府堂（地名）被炸的相當慘，被敵機給炸平啦，燒死的人就像人木

炭一樣，據說是有漢奸，在燈火管制時，敵機臨空那漢奸在地面上黑暗中，以吸煙為目標，所以敵機投下大量炸彈，實在太危險了。」他勸我趕快作逃難的準備，我的心中萬分焦急，這許多人逃到那裏去呀？

在這天下午即接得蕪湖蔡家父母電報，命我速去蕪湖避難，這真是雪中送炭，當時我是多麼感激呀，倖角兒的眞高興到極點了，我即決定率從人同往蕪湖暫住，但須將這天的戲碼演完再行，並向段元昌老板說明原因，彼也同意結束，我深深記得那日所演的是「託兆碰碑」，第一場上楊七郎吊場，第二場楊令公唱（二簧倒板，回籠快三眼）時，作者心情尚稱平穩唱過，但到七

郎託兆時，余即見景生情，因劇中之楊繼業父子被困兩狼山，內無糧草，外無救兵，以及七郎被害等等劇情之慘。而今我國被倭寇侵犯，當時我軍戰況不佳，人們不願將財產留給敵人，當街市上家家戶戶將能折的折，可搬的搬，凡是能够利用的財務資產均自行運往後方，以作長期抗戰的打算，原有的大好河山，已變成滿目淒涼，劇中情況與現時的慘狀兩相對照之下，不由得悲從衷來，眼淚如同斷線之珠，無法控制。而台下的觀眾也木然而觀，筆者則哭到終場，並無間斷，也沒有觀眾叫倒好，更無人問我為何哭得如此傷心，誠如彼此心情相同，僅差同聲一哭了，正所謂曲終人散的那句話，可以說是名符其實了。

王仲廉將軍著 中外雜誌社代售郵撥一四〇四四號

征塵回憶

平裝本台幣二〇〇元
精裝本台幣二五〇元

中外雜誌社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

- (一)服務事項：1.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。2.代訂雜誌。3.代印文件。4.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。(二)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。(三)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，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伍拾元或港幣貳佰元即可開設帳戶，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。(四)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，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。(五)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收，英文通訊處為：KALEIDOSCOPE MONTHLY

7-2 SHIN SHENG S. RD. SECD. 3 Taipei, Taiwan, Republic of China